搜神後記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搜神後記

陶潛撰

本館叢書集成初編所選祕册彙函及漢魏叢書唐宋叢書津逮祕書龍威祕書學津討原皆收有此書漢魏唐宋僅兩卷龍威僅一卷祕册津逮學津皆十卷本祕册本又最先故據以影印並錄學津本所載目錄及四庫提要於卷首

四庫全書提要

搜神後記十卷舊本題晉陶潛撰中記桃花源事一條全錄本集所載詩序惟增註漁人姓黃名道真七字又載干寶父婢事亦全錄晉書剽掇之迹顯然可見明沈士龍跋謂潛卒於元嘉四年而此有十四十六兩年事陶集多不稱年號以干支代之而此書題永初元嘉其爲僞託固不待辨然其書文詞古雅非唐以後人所能隋書經籍志著錄已稱陶潛則贋撰嫁名其來已久又陸羽茶經引

其中晉武帝時宣城人秦精入武昌山採茗一條與此本所載相合封演聞見記引其中有人因病能飲一斛二斗後吐一物一條與此書桓宣武督將一條僅文有詳略及牛肺字作土肚茗瘕字作斛二瘕其事亦與此本所載相合知今所傳刻猶古本矣其中丁令威化鶴阿香雷車諸事唐宋詞人竝遞相援引承用至今題陶潛撰者固妄要不可謂非六代遺書也

搜神後記目錄

卷一

丁令威　仙館玉漿
剡縣赤城　韶舞
桃花源　劉驎之
穴中人世　目巖
石室樂聲　貞女峽
姑舒泉

卷二

吳舍人　謝允
杜子恭　鼠市
比邱尼　三蕎茨
佛圖澄　胡道人咒術
墨游　幸靈
郭璞活馬　鏡鬳
郭璞預屬　杜不愆

卷三

程咸　流星墮甕

掘頭船　禾滿
錢孽　蜜蜂螫賊
隕盜　馬溺消瘕
蕨莖化蛇　斛二瘕
桓梅同夢　華歆當公
形魂離異　董壽之
魂車木馬
卷四
徐元方女　干寶父妾

陳良　李除
鄭茂　李仲文女
虎符　化黿
卷五
白水素女　清溪廟神
王導子悅　吳望子
木像彎弓　白頭公
臨賀太守　何參軍女
靈見

卷六

陳阿登　張姑子
箏笛浦官船　崔少府
魯子敬墓　承儉
上虞人　韓冢人
四人捉馬　異物如鳥
腹中鬼　盛道兒
歷陽神祠　鬼設網
懊惱歌　朱弼

誤中鬼腳　范堅之妻
竺法師　白布衫鬼
卷七
虹化丈夫　山獠
平陽隕肉　周子文失魂
毛人　朱衣人
兩頭人　壁中一物
狗變形
卷八

卷八
二人着烏衣　火變蝴蝶
諸葛長民　死人頭
人頭墮　髑髏百頭
葱縮　吳氏梓
卷九
素衣女子　虎卜吉
熊穴　鹿女脯
猴私宮妓　烏龍

楊生狗　蔡誦家狗
張平家狗　老黃狗
林慮山亭犬　羊炙
古冢老狐　狐帶香囊
放伯裘
卷十
蛟子　蛟庇舍
虬塘　斫雷公
烏衣人　虵銜卵

女嫁蛇
放龜

搜神後記卷一

晉陶潛撰　明沈士龍胡震亨同校

丁令威本遼東人學道于靈虛山後化鶴歸遼集城門華表柱時有少年舉弓欲射之鶴乃飛徘徊空中而言曰有鳥有鳥丁令威去家千年今始歸城郭如故人民非何不學仙冢壘壘遂高上冲天今遼東諸丁云其先世有升仙者但不知名字耳

嵩高山北有大穴莫測其深百姓歲時遊觀晉

初嘗有一人誤墮穴中同輩冀其儻不死投食于穴中墜者得之爲尋穴而行計可十餘日忽然見明又有草屋中有二人對坐圍棊局下有一杯白飲墜者告以飢渴棊者曰可飲此遂飲之氣力十倍棊者曰汝欲停此否墜者不願停棊者曰從此西行有天井其中多蛟龍但投身入井目當出若餓取井中物食墜者如言半年許乃出蜀中歸洛下問張華華曰此仙館大夫所飲者玉漿也所食者

龍穴石髓也

會稽剡縣民袁相根碩二人獵經深山重嶺甚多見一羣山羊六七頭逐之經一石橋甚狹而峻羊去根等亦隨渡向絶崖崖正赤壁立名曰赤城上有水流下廣狹如匹布剡人謂之瀑布羊徑有山穴如門豁然而過既入內甚平敞草木皆香有一小屋二女子住其中年皆十五六容色甚美著青衣一名瑩珠一名[redacted]見二人至忻然云早望汝來遂爲室

家忽二女出行云復有得壻者往慶之曳履於絕巖上行琅琅然二人思歸潛去歸路二女追還已知乃謂曰自可去乃以一腕囊與根等語曰慎勿開也於是乃歸後出行家人開視其囊囊如蓮花一重去一重復至五蓋中有小青鳥飛去根還知此悵然而已後根於田中耕家依常餉之見在田中不動就視但有殼如蟬蛻也

滎陽人姓何忘其名有名聞士也荆州辟爲別

駕不就隱遁養志常至田舍人收穫在場上忽有一人長丈餘蕭疎單衣角巾來詣之翩翩舉其兩手並舞而來語何云君曾見韶舞不此是韶舞且舞且去何尋逐徑向一山山有穴纔容一人其人命入穴何亦隨之入初甚急前輒開曠便失人見有良田數十頃何遂墾作以爲世業子孫至今賴之

晉太元中武陵人捕魚爲業緣溪行忘路遠近忽逢桃花夾岸數百步中無雜樹芳華鮮美

落英繽紛漁人甚異之漁人姓黃名道眞復前行欲窮其林林盡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彷彿若有光便捨舟從口入初極狹纔通人復行數十步豁然開朗土地曠空屋舍儼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屬阡陌交通雞犬相聞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黃髮垂髫並怡然自樂見漁人大驚問所從來具答之便要還家爲設酒殺雞作食村中人聞有此人咸來問訊自云先世避秦難率妻子邑人至此絕境不復出

焉遂與外隔問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漢無論
魏晉此人一一具言所聞皆爲歎惋餘人各
復延至其家皆出酒食停數日辭去此中人
語云不足爲外人道也既出得其船便扶向
路處處誌之及郡乃詣太守說如此太守劉
歆卽遣人隨之往尋向所誌不復得焉
南陽劉驎之字子驎好遊山水嘗採藥至衡山
深入忘反見有一澗水水南有二石囷一閉
一開水深廣不得渡欲還失道遇伐弓人問

徑僅得還家或說囷中皆仙方靈藥及諸雜物麟之欲更尋索不復知處矣

長沙醴陵縣有小水有二人乘船取樵見岸下土穴中水逐流出有新斫木片逐流下深山中有人跡異之乃相謂曰可試如水中看何由爾一人便以笠自障入穴穴纔容人行數十步便開明朗然不異世間

平樂縣有山臨水巖間有兩目如人眼極大瞳子白黑分明名爲目巖

始興機山東有兩巖相向如鴟尾石室數十所經過皆聞有金石絲竹之響

中宿縣有貞女峽峽西岸水際有石如人形狀似女子是曰貞女父老相傳秦世有女數人取螺于此遇風雨晝昏而一女化爲此石

臨城縣南四十里有蓋山百許步有姑舒泉昔有舒女與父析薪於此泉女因坐牽挽不動乃還告家比還唯見清泉湛然女母曰吾女好音樂乃作弦歌泉湧洄流有朱鯉一雙今

人作樂嬉戲泉故涌出

搜神後記卷二

晉陶潛撰　明沈士龍胡震亨同校

吳舍人名猛字世雲有道術同縣鄒惠政迎猛夜於家中庭燒香忽有虎來抱政兒超籬去猛語云無所苦須臾當還虎去數十步忽然復送兒歸政遂精進乞爲好道士猛性至孝小兒時在父母傍臥時夏日多蚊虫而終不搖扇同宿人覺問其故答云懼蚊虫去嚙我父母爾及父母終行服墓次蜀賊縱暴焚燒

邑屋發掘墳壠民人迸竄猛在墓側號慟不去賊爲之感愴遂不犯

謝允從武當山還在桓宣武座有言及左元放爲曹公致鱸魚者允便云此可得爾求大瓮盛水朱書符投水中俄有一鯉魚鼓鬐水中錢塘杜子恭有秘術嘗就人借瓜刀其主求之子恭曰當卽相還耳旣而刀主行至嘉興有魚躍入船中破魚腹得瓜刀

太興中衡陽區純作鼠市四方丈餘開四門門

有一木人縱四五鼠于中欲出門木人輒以手推之

晉大司馬桓溫字元子末年忽有一比丘尼失其名來自遠方投溫爲檀越尼才行不恒溫甚敬待居之門內尼每浴必至移時溫疑而窺之見尼裸身揮刀破腹出臟斷截身首支分臠切溫怪駭而還及至尼出浴室身形如常溫以實問尼答曰若逐凌君上形當如之時溫方謀問罔聞之悵然故以戒懼終守臣

節尼後辭去不知所在

沛國有一士人姓周同生三子年將弱冠皆有聲無言忽有一客從門過因乞飲聞其兒聲問之曰此是何聲答曰是僕之子皆不能言客曰君可還內省過何以致此主人異其言知非常人良久出云都不憶有罪過客曰試更思幼時事入內食頃出語客曰記小兒時當牀上有燕巢中有三子其母從外得食哺三子皆出口受之積日如此試以指內巢中

燕雛亦出口承受因取三薔茨各與食之既而皆死母還不見子悲鳴而去昔有此事今實悔之客聞言遂變爲道人之容曰君既自知悔罪今除矣言訖便聞其子言語周正忽不見此道人

天竺人佛圖澄永嘉四年來洛陽善誦神呪後使鬼神腹傍有一孔常以絮塞之每夜讀書則拔絮孔中出光照于一室平旦至流水側從孔中引出五臟六腑洗之訖還內腹中

石虎鄴中有一胡道人知呪術乘驢作估客于外國深山中行下有絶澗窅然無底忽有惡鬼偷牽此道人驢下入絶澗道人尋跡呪誓呼諸鬼王須臾卽驢物如故

曇遊道人清苦沙門也剡縣有一家事蠱人噉其食飲無不吐血死遊嘗詣之主人下食遊依常呪願一雙蜈蚣長尺餘便於盤中跳走遊便飽食而歸安然無他

高悝家有鬼怪言語呵叱校擲內外不見人形

或器物自行再三發火巫祝厭劾而不能絶適值幸靈乃要之至門見符索甚多並取焚之惟據軒小坐而去其夕鬼怪即絶

趙固常乘一匹赤馬以戰征甚所愛重常繫所住齋前忽腹脹少時死郭璞從北過因往詣之門吏云將軍好馬甚愛惜今死盛懊惋璞便語門吏云可入通道吾能活此馬測必見我門吏聞之驚喜即啓固固踊躍令門吏走往迎之始交寒温便問卿能活我馬乎璞曰

我可活爾固忻喜即問須何方術璞云得卿同心健兒二三十人皆令持竹竿于此東行三十里當有丘陵林樹牀若社廟有此者便當以竹竿攪擾打拍之當得一物便急持歸既得此物馬便活矣於是左右驍勇之士五十人使去果如璞言得大叢林有一物似猴而非走出人共逐得便抱持歸此物遥見死馬便跳梁欲往璞令放之此物便自走往馬頭間噓吸其鼻良久馬起噴奮奔迅便不見

此物固厚貲給璞得過江左
王文獻曾令郭璞筮已一年吉凶璞曰當有小
不吉利可取廣州二大甕盛水置床張二角
名曰鏡好以厭之至其時撒甕去水如此其
災可消至日忘之尋失銅鏡不知所在後撒
去水乃見所失鏡在於甕中甕口數寸鏡大
尺餘王公復令璞筮鏡甕之意璞云撒甕違
期故至此妖邪魅所爲無他故也使燒車轄
而鏡立出

中興初郭璞每自爲卦知其凶終嘗行經建康
柵塘逢一趨步少年甚寒便牽住脫絲布袍
與之其人辭不受璞曰但取後自當知其人
受而去及當死果此人行刑傍人皆爲求屬
璞曰我託之久矣此人爲之歔欷嗚咽行刑
既畢此人乃說
高平郗超字嘉賓年二十餘得重病廬江杜不
愆少就外祖郭璞學易卜頗有經驗超令試
占之卦成不愆曰案卦言之卿所恙尋愈然

宜于東北三十里上官姓家索其所養雄雌籠而絆之置東簷下却後九日景午日午時必當有野雌雄飛來與交合既畢雙飛去若如此不出二十日病都除又是休應年將八十位極人臣若但雌逝雄留者病一周方差年半八十名位亦失超時正厲篤慮命在旦夕笑而答曰若保八十之半便有餘矣一周病差何足爲淹然未之信或勸依其言索雄果得至景午日超臥南軒之下觀之至日晏

果有雌雉飛入籠與雄雉交而去雄雉不動超歎息曰管郭之奇何以尚此超病逾年乃起至四十卒於中書郎

搜神後記卷二

搜神後記卷三

晉陶潛撰　明沈士龍胡震亨同校

程咸（一作程武）字咸休其母始懷咸夢老公投藥與之服此當生貴子晉武帝時歷位至侍中有名于世

袁眞在豫州遣女妓紀陵送阿薛阿郭阿馬三妓與桓宣武既至經時三人半夜共出庭前月下觀望有銅瓮水在其側忽見一流星夜從天直墮瓮中驚喜共視忽如二寸火珠沉

於水底炯然明淨乃相謂曰此吉祥也當誰應之於是薛郭二人更以瓢杓接取並不得阿馬最後取星正入瓢中便飲之旣而若有感焉俄而懷桓玄玄雖簒位不終而數年之中榮貴極矣

臨淮公荀序字休玄母華夫人憐愛過常年十歲從南臨歸經青草湖時正帆風駛序出塞郭忽落水比得下帆已行數十里洪波淼漫母撫膺遠望少頃見一掘頭船漁父以楫棹

船如飛載庐還之云送府君還荀後位至常伯長沙相故云府君也

廬陵巴丘人文晁（一作周晃）者世以田作爲業年常田數十頃家漸富晉太元初秋收已過刈穫都畢明旦至田禾悉復滿湛然如初即便更穫所獲盈倉於此遂爲巨富

上虞魏全家在縣北忽有一人著孝子服皂笠手巾掩口來詣全家語曰君有錢一千萬銅器亦如之大柳樹錢在其下取錢當得爾於

君家大不吉僕尋爲君取此便去自爾出三十年遂不復來全家亦不取錢

元嘉元年建安郡山賊百餘人破郡治抄掠百姓資產子女遂入佛圖搜掠財寶先是諸供養具別封置一室賊破戶忽有蜜蜂數萬頭從衣簏出同時噬螫羣賊身百腫痛眼皆盲合先諸所掠皆棄而走

蔡裔有勇氣聲若雷震嘗有二偷兒入室裔拊牀一呼二盜俱隕

昔有一人與奴同時得腹痛病治不能愈奴既死乃剖腹視之得一白鱉赤眼甚鮮明乃試以諸毒藥澆灌之并內藥於鱉口悉無所動乃係鱉於床脚忽有一客來看之乘一白馬既而馬溺濺鱉鱉乃惶駭欲疾走避溺因繫之不得去乃縮藏頭頸足焉病者窓之謂其子曰吾病或可以救矣乃試取白馬溺以灌鱉上須臾便消成數升水病者乃頓服升餘白馬溺病豁然愈

太尉郗鑒字道徽鎮丹徒曾出獵時二月中蕨始生有一甲士折食一莖即覺心中淡淡（或作潭潭）欲吐因歸乃成心腹疼痛經半年許忽大吐吐出一赤蛇長尺餘尚活動搖乃掛著屋簷前汁稍稍出蛇漸焦小經一宿視之乃是一莖蕨猶昔之所食病遂除差

桓宣武時有一督將因時行病後虛熱更渴飲複茗必一斛二斗乃飽纔減升合便以爲不足非復一日家貧後有客造之正遇其飲複

茗亦先聞世有此病仍令更進五升乃大吐有一物出如升大有口形質縮縐狀如牛肚客乃令置之於盆中以一斛二斗複茗澆之此物翕之都盡而止覺小脹又加五升便悉混然從口中涌出旣吐此物其病遂差或問之此何病荅云此病名斛二（二或作茗）痕桓哲字明期居豫章時梅玄龍爲太守先已病矣哲往省之語梅云吾昨夜忽夢見作卒迎卿來作泰山府君梅聞之愕然曰吾亦夢見

卿爲卒着喪衣來迎我經數日復同夢如前云二十八日當拜至二十七日晡時桓忽中惡腹滿就梅索麝香丸梅聞便令作凶具二十七日桓便亡二十八日而梅卒

平原華歆字子魚爲諸生時常宿人門外主人婦夜產有頃兩吏來請其門便相向辟易欲退却相謂曰公在此因踟躕良久一吏曰籍當定柰何得住乃前向子魚拜相將入出並行共語曰當與幾歲一人云當與三歲天明

子魚去後欲驗其事至三歲故往視兒消息果三歲已死乃自喜曰我固當公後果爲太尉

宋時有一人忘其姓氏與婦同寢天曉婦起出後其夫尋亦出外婦還見其夫猶在被中眠須臾奴子自外來云郎求鏡婦以奴詐乃指床上以示奴奴云適從郎間來於是自馳其夫夫大愕便入與婦共視被中人高枕安寢正是其形了無一異慮是其神魂不敢驚動

乃其以手徐徐撫床遂冉冉入席而滅夫婦惋怖不已少時夫忽得疾性理乖錯終身不愈

董壽之被誅其家尚未知妻夜坐忽見壽之居其側歎息不已妻問夜間何得而歸壽之都不應答有頃出門繞雞籠而行籠中雞驚叫妻疑有異持火出戶視之見血數升而壽之失所在遂以告姑因與大小號哭知有變及晨果得凶問

宋時有諸生遠學其父母燃火夜作兒忽至前歎息曰今我但魂爾非復生人父母問之兒曰此月初病以今日某時亡今在鄆邪任子成家明日當驗未迎父母父母曰去此千里雖復顛倒那得及汝兒曰外有車乘但乘之自得至矣父母從之上車忽若睡比雞鳴已至所在視其駕乘但魂車木馬遂與主人相見臨兒悲哀問其疾消息如言

搜神後記卷四

晉陶潛撰　明沈士龍胡震亨同校

晉時東平馮孝將爲廣州太守兒名馬子年二十餘獨臥廐中夜夢見一女子年十八九言我是前太守北海徐玄方女不幸蚤亡亡來今已四年爲鬼所枉殺案生錄當八十餘聽我更生要當有依馬子乃得生活又應爲君妻能從所委見救活不馬子答曰可爾乃與馬子剋期當出至期日床前地頭髮正與地

平令人掃去則愈分明始悟是所夢見者遂屏除左右人便漸漸額出次頭面出又次肩項形體頓出馬子便令坐對榻上陳說語言奇妙非常遂與馬子寢息每誡云我尚虛爾即問何時得出答曰出當得本命生日尚未至遂往廐中言語聲音人皆聞之女計生日至乃具教馬子出已養之方法語畢辭去馬子從其言至日以丹雄雞一隻黍飯一盤清酒一升酸其喪前去廐十餘步祭訖掘棺出

開視女身體貌全如故徐徐抱出著氈帳中唯心下微煖口有氣息令婢四人守養護之常以青羊乳汁瀝其兩眼漸漸能開口能咽粥既而能語二百日中持杖起行一期之後顏色肌膚氣力悉復如常乃遣報徐氏上下盡來選吉日下禮聘爲夫婦生二兒一女長男字元慶永嘉初爲秘書郎中小男字敬度作太傳掾女適濟南劉子彥徵士延世之孫云

干寶字令升其先新蔡人父瑩有婢妾毋至妬寶父葬時因生推婢著藏中寶兄弟年小不之審也經十年而毋喪開墓見其妾伏棺上衣服如生就視猶煖漸漸有氣息與還家終日而蘇云寶父常致飲食與之寢接恩情如生家中吉凶輒語之校之悉驗平復數年後方卒寶兄嘗病氣絕積日不冷後遂寤云見天地間鬼神事如夢覺不自知死

晉太元中北地人陳良與沛國劉舒友善又與

同郡李焉共爲商賈後大得利焉殺良取物死十許日良忽蘇活得歸家說死時見友人劉舒舒久已亡謂良曰去年春社日祠祀家中鬬爭吾實忿之作一兒於庭前卿歸豈能爲我說此耶良故往報舒家其怪亦絶乃詣官疏李焉而伏罪

襄陽李除中時氣死其婦守尸至於三更崛然起坐摶婦臂上金釧甚遽婦因助脫旣手執之還死婦伺察之至曉心中更煖漸漸得蘇

既活云爲吏將去比伴甚多見有行貨得免者乃許吏金釧吏令還故歸取以與吏吏得釧便放令還見吏取釧去後數日不知猶在婦衣內婦不敢復著依事呪埋

鄭茂病亡殯殮訖未得葬忽然婦及家人夢茂云已未應死偶閉絕爾可開棺出我燒車缸以熨頭頂如言乃活

晉時武都太守李仲文在郡喪女年十八權假葬郡城北有張世之代爲郡世之男字子長

年二十侍從在廐中夜夢一女年可十七八顏色不常自言前府君女不幸早亡會今當更生心相愛樂故來相就如此五六夕忽然晝見衣服薰香殊絶遂爲夫妻寢息衣皆有汚如處女焉後仲文遣婢視女墓因過世之婦相聞入廐中見此女一隻履在子長牀下取之啼泣呼言發冢持履歸以示仲文仲文驚愕遣問世之君兒何由得亡女履耶世之呼問兒具道本末李張並謂可怪發棺視之

女體已生肉姿顏如故右脚有履左脚無也自爾之後遂死肉爛不得生萬恨之心當復何言涕泣

魏時尋陽縣北山中蠻人有術能使人化作虎毛色爪牙悉如眞虎鄉人（鄉字上一多餘字）周畛有一奴使入山伐薪奴有婦及妹亦與俱行既至山奴語二人云汝且上高樹視我所爲如其言既而入草須臾見一大黃斑虎從草中出奮迅吼喚甚可畏怖二人大駭良久還草

中少時復還爲人語二人云歸家慎勿道後遂向等輩說之周尋復知乃以醇酒飲之令熟醉使人解其衣服及身體事事詳悉了無他異唯於髻髮中得一紙書作大虎虎邊有符周密取録之奴既醒喚問之見事已露遂具說本末云先嘗于蠻中告雞有蠻師云有此術乃以三尺布數升米糅一赤雄雞一升酒授得此法

搜神後記卷五

晉陶潛撰　明沈士龍胡震亨同校

晉安帝時侯官人謝端少喪父母無有親屬爲鄰人所養至年十七八恭謹自守不履非法始出居未有妻鄰人共愍念之規爲娶婦未得端夜臥早起躬耕力作不舍晝夜後於邑下得一大螺如三升壺以爲異物取以歸貯甕中畜之十數日端每早至野還見其戶中有飯飲湯火如有人爲者端謂鄰人爲之惠

也數日如此便往謝鄰人鄰人曰吾初不爲是何見謝也端又以鄰人不喻其意然數甫如此後更實問鄰人笑曰卿已自取婦密著室中炊爨而言吾爲之炊耶端默然心疑不知其故後以雞鳴出去平早潛歸於籬外竊其家中見一少女從甕中出至竈下燃火端便入門徑至甕所視螺但見女乃到竈下問之曰新婦從何所來而相爲炊女大惶惑欲還甕中不能得去答曰我天漢中白水素

女也天帝哀卿少孤恭慎自守故使我權爲
守舍炊烹十年之中使卿居富得婦自當還
去而卿無故竊相窺掩吾形已見不宜復留
當相委去雖然爾後自當少差勤於田作漁
採治生留此穀去以貯米穀亦可不乏端請
留終不肯時天忽風雨翕然而去端爲立神
座時節祭祀居常饒足不致大富月於是鄉
人以女妻之後仕至令長云今道中素女無
是也

晉太康中謝家沙門竺曇遂年二十餘白晳端正流俗沙門常行經清溪廟前過因入廟中看暮歸夢一婦人來語云君當來作我廟中神不復久曇遂夢問婦人是誰婦人云我是清溪廟中姑如此一月許便病臨死謂同學年少曰我無福亦無大罪死乃當作清溪廟神諸君行便可過看之既死後諸年少道令諸其廟既至便靈語相勞問聲音如昔時臨去云久不聞唄聲思一聞之其伴慧覲便爲

作唄訖其神猶唱讚語云岐路之訣尚有悽愴況此之乖形神分散窮冥之歎情何可言

既而歔欷不自勝諸道人等皆爲流涕

王導子悅爲中書郎導夢人以百萬錢買悅導潛爲祈禱者備矣尋掘地得錢百萬意甚惡之一一皆藏閉及悅疾篤導憂念特至積日不食忽見一人形狀甚偉被甲持刀問是何人曰僕蔣侯也公兒不佳欲爲請命故來爾公勿復憂導因與之食遂至數升食畢勃然

謂導曰中書命盡非可救也言訖不見悅亦殞絶

會稽鄞音衍縣東野有女子姓吳字望子路忽見一貴人儼然端坐即蔣侯象也因擲兩橘與之數數形見遂隆情好望子心有所欲輒空中得之常思鱠一雙鯉自空而至

孫恩作逆時吳興分亂一男子忽急突入蔣侯廟始入門木像彎弓射之即卒行人及守廟者無不皆見

晉太元中樂安高衡爲魏郡太守戍石頭其孫雅之在廐中云有神來降自稱白頭公拄杖光輝照屋（白頭公白玉也）與雅之輕舉宵行暮至京口來還後雅之父子爲桓玄所殺

永和中義興人姓周出都乘馬從兩人行未至村日暮道邊有一新草小屋一女子出門年可十六七姿容端正衣服鮮潔望見周過謂曰日已向暮前村尚遠臨賀詎得至周便求寄宿此女爲燃火作食向一更中聞外有小

兒喚阿香聲女應諾尋云官喚汝推雷車女乃辭行云今有事當去夜遂大雷雨向曉女還周既上馬看昨所宿處止見一新冢冢口有馬尿及餘草周甚驚惋後五年果作臨賀太守

豫章人劉廣劉或作王年少未婚至田舍見一女子云我是何參軍女年十四而夭爲西王母所養使與下土人交廣與之纏綿其日於席下得手巾裹雞舌香其母取巾燒之乃是火浣

布

桓大司馬從南州還拜簡文皇帝陵左右覺其有異既登車謂從者曰先帝向遂靈見既不述帝所言故衆莫之知但見將拜時頻言臣不敢而已又問左右啟涓形貌有人答涓爲人肥短黑色甚醜桓云向亦見在帝側形亦如此意惡之遂遇疾未幾而薨

搜神後記卷六

晉陶潛撰　明沈士龍胡震亨同校

漢時會稽句章人至東野還暮不及至家見路旁小屋燃火因投宿止有一少女不欲與丈夫共宿呼鄰人家女自伴夜共彈箜篌問其姓名女不答彈弦而歌曰連綿葛上藤一綏或作緌復一絚欲知我姓名姓陳名阿登明至東郭外有賣食母在肆中此人寄坐因說昨所見母聞阿登驚曰此是我女近亡葬於郭

外

漢時諸暨縣吏吳詳者憚役委頓將投寓深山行至一溪日欲暮見年少女子来衣甚端正女曰我一身獨居又無隣里唯有一孤嫗相去十餘步爾詳聞甚悅便即隨去行一里餘即至女家家甚貧陋爲詳設食至一更竟忽聞一嫗喚云張姑子女應曰喏詳問是誰答云向所道孤獨嫗也二人共寢息至曉雞鳴詳去二情相戀女以紫手巾贈詳詳以布手

巾報之行至昨所應處過溪其夜大水暴溢深不可涉乃迴向女家都不見昨處但有一家爾

盧江箏笛浦浦有大船覆在水中云是曹公船嘗有漁人夜宿其旁以船繫之但聞箏笛絃節之聲及香氣氤氳漁人又夢人驅遣云勿近官船此人驚覺即移船去相傳云曹公載數妓船覆於此今猶存焉

盧充獵見獐便射中之隨逐不覺遠忽見一里

門如府舍問鈴下鈴下對曰崔少府府也進見少府少府語玄曰尊府君爲索小女婚故相迎耳三日婚畢以車送玄至家母問之具以狀對既與崔別後四年之三月三日玄臨水戲遥見水邊有犢車乃徃開車戸見崔女與三歲兒共載情意如初抱兒還玄又與金鈎而別

王伯陽家在京口宅東有大冢相傳云是魯肅墓伯陽婦郗鑒兄女也喪亡王平其冢以葬

後數年伯陽白日在廳事忽見一貴人乘平肩輿與侍從數百人馬皆浴鐵徑來坐謂伯陽曰我是魯子敬安家在此二百許年君何故毀壞吾冢因顧左右何不舉手左右牽伯陽下床乃以刀環擊之數百而去登時絶死良久復蘇被擊處皆發疽潰尋便死一說王伯陽亡其子營墓得一漆棺移至南岡夜夢肅怒云當殺汝父尋復夢見伯陽云魯肅與吾爭墓若不如我不復得還後於靈座褥上

見血數升疑曾肅之故也墓今在長廣橋東一里

承儉者東莞人病亡葬本縣界後十年忽夜與其縣令夢云沒故民承儉人今見劫明府急見救令便勑內外裝束作百人仗便令馳馬徃冢上日已向出天忽大霧對面不相見但聞冢中呴呴破棺聲有二人墳上望霧瞑不見人徃令既至百人同聲大叫收得冢中三人墳上二人遂得逃走棺未壞令即使人修

復之其夜令又夢儉云二人雖得走民悉誌之一人面上有青誌如藿葉一人斷其前兩齒折明府但案此尋覓自得也令從其言追捕並擒獲

荆州刺史殷仲堪布衣時在丹徒忽夢見一人自說已是上虞人死亡浮喪飄流江中明日當至君有濟物之仁豈能見移著高燥處則恩及枯骨矣殷明日與諸人共江上看果見一棺逐水流下飄飄至殷坐處令人牽取題

如所夢即移著岡上酹以酒飲是夕又夢此人來謝恩

晉升平中徐州刺史索遜乘船往晉陵會閻發迴河行數里有人求索寄載云我家在韓冢腳痛不能行寄君船去四更守至韓冢此人便去遜遣人牽船過一渡施力殊不便罵此人曰我數里載汝來徑去不與人牽船欲與痛手此人便還與牽不覺用力而得渡人便徑入諸家間遜疑非人使竊尋看此人經冢

間便不復見須臾復出至一冢呼曰載公有出應者此人云我向載人船來不與共牽奴便欲打我今當往報之欲暫借幷羅來載公曰壞我幷羅不可得此人云無所苦我試之耳遥聞此即還船須臾岸上有物來赤如百斛簏長二丈許徑來向船遥便大呼奴載我船不與我牽不得痛手方便載公幷羅今欲擊我我今日即打壞奴幷羅言訖忽然便失於是遂進

晉元熙中上黨馬述爲相府吏將假歸虎牢忽逢四人各持繩及杖來赴述述策馬避馬不肯進四人各捉馬一足倏然便到河上問述欲渡否述曰水深不測既無舟楫如何得渡君正欲見殺爾四人云不相殺當持君赴官遂復捉馬腳涉河而北述但聞波浪聲而不覺水垂至岸四人相謂曰此人不淨那得將去時述有弟喪服深恐鬼離之便當溺水死乃鞭馬作勢徑得登岸述辭謝曰既蒙恩德

何敢復煩勞

安豐侯王戎字濬沖瑯邪臨沂人也嘗赴人家殯殮主人治棺未竟送者悉入廳事上安豐在車中臥忽見空中有一異物如鳥熟視轉大漸近見一乘赤馬車一人在中著幘赤衣手持一斧至地下車徑入王車中迴几容之謂王曰君神明清照物無隱情亦有事故來相從然當爲君一言凡人家殯殮葬送苟非至親不可急往良不獲已可乘赤車令騶奴

御之及乘白馬則可禳之因謂戎君當致位三公語良久主人內棺當殯衆客悉入此鬼亦入既入戶鬼便持斧行棺牆上有一親趨棺欲與亡人訣鬼便以斧正打其額即倒地左右扶出鬼於棺上視戎而笑衆悉見鬼持斧而出

李子豫少善醫方當代稱其通靈許永爲豫州刺史鎮歷陽其弟得病心腹疼痛十餘年殆死忽一夜聞屏風後有鬼謂腹中鬼曰何不

速殺之不然李子豫當從此過以赤先打汝汝其死矣腹中鬼對曰吾不畏之及旦許永遂使人候子豫果來未入門病者自聞中有呻吟聲及子豫入視曰鬼病也遂於巾箱中出八毒赤丸子與服之須臾腹中雷鳴彭轉大利數行遂差今八毒丸方是也

宋元嘉十四年廣陵盛道兒亡託孤女於婦弟申翼之服闋翼之以其女嫁北鄉嚴齊息寒門也豐其禮賂始成婚道兒忽空中怒曰吾

喘唾之氣舉門戶以相託如何昧利忘義結婚徵族翼之乃大惶惧

晉淮南胡茂回能見鬼雖不喜見而不可止後行至揚州還歷陽城東有神祠中正值民將巫祝祀之至須臾頃有羣鬼相叱曰上官來各迸走出祠去迴顧見二沙門來入祠中諸鬼兩兩三三相抱持在祠邊草中伺望望見沙門皆有怖懼須臾二沙門去後諸鬼皆還祠中回於是信佛遂精誠奉事

有一倉小兒放牛野中伴輩數人見一鬼依諸
叢草間處設網欲以捕人設網後未竟倉
小兒竊取前網仍以罩捕即縛得鬼
廬江杜謙爲諸暨令縣西山下有一鬼長三丈
著赭衣袴在褌在草中拍張又脫褌擲草上
作懊惱歌百姓皆看之
會稽朱弼爲國郎中令營立第舍未成而卒同
郡謝子木代其事以弼死亡乃簿書多張功
費長百餘萬以其賍誣弼而實自入子木夜

寢忽聞有人道弼姓字者俄頃而到子木堂前謂之曰卿以枯骨腐專可得誣當以其日夜更共對証言終忽然不見

夏侯綜爲安西參軍常見鬼騎馬滿道與人無異常與人載行忽牽人語指道上一小兒云此兒正須大病須臾此兒果病殆死其母聞之詰綜綜云無他此兒向於道中擲塗誤中一鬼腳鬼怒故病汝兒爾得以酒飯遺鬼即差母如言而愈

順陽范啓母喪當葬前母墓在順陽往視之既至而墳壠雜沓難可識別不知何許袁彥仁時爲豫州往看之因云聞有一人見鬼范即如言令物色覓之比至云墓中一人衣服顏狀如此即開墓棺物皆爛冢中灰壤深尺餘意甚疑之試令人以足撥灰中土冀得舊物果得一塼銘云范堅之妻然後信之

沙門竺法師會稽人也與北中郎王坦之周旋甚厚每共論死生罪福報應之事法昧難明

因便共要若有先死者當相報語後經年王於廟中忽見法師來曰貧道以某月日命故罪福皆不虛應若影響檀越惟當勤修道德以升躋神明耳先與君要先死者相報故來相語言訖忽然不見坦之尋亦卒

樂安劉池苟家在夏口忽有一鬼來住劉家初因闇彷彿見形如人著白布袴自爾後數日一來不復隱形便不去喜偷食不以爲患然且難之初不敢呵罵吉翼子者强梁不信鬼

至劉家謂主人曰卿家鬼何在喚來今爲卿
罵之卽聞屋梁作聲時大有客共仰視便紛
紜攛一物下正著翼子面視之乃主人家婦
女褻衣惡猶著焉衆共大笑爲樂吉大慚洗
面而去有人語劉此鬼偷食乃食盡必有形
之物可以毒藥中之劉卽於他家煮治葛取
二升汁密齎還家向夜舉家作粥糜食餘一
甌因瀉葛汁著中置於几上以盆覆之人定
後聞鬼從外來發盆啖糜旣訖便攛破甌走

去須臾間在屋頭吐嗔怒非常便棒劉先已防備與鬬亦不敢入至四更中然後遂絕

搜神後記卷七

晉陶潛撰　明沈士龍胡震亨同校

廬陵巴丘人陳濟者作州吏其婦秦獨在家常有一丈夫長丈餘儀容端正著絳碧袍采色炫耀來從之後常相期於一山澗間至於寢處不覺有人道相感接如是數年比隣人觀其所至輒有虹見秦至水側丈夫以金瓶引水共飲後遂有身生而如人多肉濟假還秦懼見之乃納兒著甕中此丈夫以金瓶與之

令覆兒云兒小未可得將去不須作衣我自衣之即與絳囊以裹之令可時出與乳於時風雨暝晦鄰人見虹下其庭化爲丈夫復少時將兒去亦風雨暝晦人見二虹出其家數年而來省母後奉適田見二虹干澗畏之須臾見丈夫云是我無所畏也從此乃絶

宋元嘉初富陽人姓王於窮瀆中作蟹斷旦往觀之見一材長二尺許在斷中而斷裂開蟹出都盡乃修治斷出材岸上明往視之材復

在斷中斷敗如前王又治斷出材明晨視所見如初王疑此材妖異乃取內蟹籠中攣頭擔歸云至家當斧斫燃之未至家二三里聞籠中倅倅動轉頭顧視見向材頭變成一物人面猴身一身一足語王曰我性嗜蟹比日實入水破君蟹斷入斷食蟹相負已爾望君見恕開籠出我我是山神當相佑助并令斷得大蟹王曰汝此暴人前後非一罪自應死此物種類專請包放王迴顧不應物曰君何

姓名我欲知之頻問不已王遂不答去家轉近物曰既不放我又不告我姓名當復何計但應就死耳王至家熾火焚之後寂然無復聲土俗謂之山獠云知人姓名則能中傷人所以勤勤問王欲害人自免

劉聰僞建元元年正月平陽地震其崇明觀陷爲池水赤如血赤氣至天有赤龍奮迅而去流星起於牽牛入紫微龍形委蛇其光照地落於平陽北十里視之則肉臭聞于平陽長

三十步廣二十七步肉旁嘗有哭聲晝夜不止數日聰后劉氏產一蛇一獸各害人而走尋之不得頃之見於隕肉之旁俄而劉氏死哭聲自絕

晉中興後譙郡周子文家在晉陵少時喜射獵常入山忽山岫間有一人長五六丈手捉弓箭箭鏑頭廣二尺許白如霜雪忽出聲喚曰阿鼠（子文小字）子文不覺應曰喏此人便牽弓滿鏑向子文子文便失魂厭伏

晉孝武世宜城人秦精常入武昌山中採茗忽遇一人身長丈餘遍體皆毛從山北來精見之大怖自謂必死毛人徑牽其臂將至山曲入大叢茗處放之便去精因採茗須臾復來乃探懷中二十枚橘與精甚美異常精甚怪負茗而歸

會稽盛逸常晨興路未有行人見門外柳樹上有一人長二尺衣朱衣冠冕俯以舌舐樹葉上露良久忽見逸神意驚遽即隱不見

宋永初三年謝南康家婢行逢一黑狗語婢云汝看我背後婢舉頭見一人長三尺有兩頭婢驚怖返走人狗亦隨婢後至家庭中舉家避走婢問狗汝來何爲狗云欲乞食爾於是婢爲設食並食食訖兩頭人出婢因謂狗曰人已去矣狗曰正已復來良久乃沒不知所在後家人死喪殆盡

宋襄城李願其父爲人不信妖邪有一宅由來凶不可居居者輒死父便買居之多年安吉

子孫昌熾爲二千石當徙家之官臨去請會內外親戚酒食既行父乃言曰天下竟有吉凶否此宅由來言凶自吾居之多年安吉乃得遷官鬼爲何在自今已後便爲吉宅居者住止心無所嫌也語訖如厠須臾見壁中有一物如卷席大高五尺許正白便還取刀中之中斷化爲兩人復橫斫之又成四人便奪取刀反斫殺李持至坐上斫殺其子弟凡姓李者必死惟異姓無他順尚幼在抱家內知

變乳母抱出後門藏他家止其一身獲免願
字景眞位至湘東太守
宋王仲文爲河南郡主簿居緱氏縣北得休因
晚行澤中見車後有白狗仲文甚愛之欲取
之忽變形如人狀似方相目赤如火磋牙吐
舌甚可憎惡仲文大怖與奴共擊之不勝而
走告家人合十餘人持刀捉火自來視之不
知所在月餘仲文忽復見之與奴並走未到
家伏地俱死

搜神後記卷八

晉陶潛撰　明沈士龍胡震亨同校

王機爲廣州刺史入廁忽見二人著烏衣與機相捋良久擒之得二物如烏鴨以問鮑靚靚曰此物不祥機焚之徑飛上天尋誅死

晉義熙中烏傷葛輝夫在婦家宿三更後有兩人把火至堦前疑是凶人往打之欲下杖悉變成蝴蝶繽紛飛散有衝輝夫腋下便倒地少時死

諸葛長民富貴後常一月中輒十數夜眠中驚起跳踉如與人相打毛修之嘗與同宿見之驚愕問其故答曰正見一物甚黑而有毛腳不分明奇健非我無以制之也後來轉數屋中柱及椽桷間悉見有鼍頭令人以刀懸斫應刃隱藏去輒復出又擣衣杵相與語如人聲不可解於壁見有巨手長七八尺臂大數圍令斫之忽然不見未幾伏誅

新野庾謹毋病兄弟三人悉在侍疾白日常燃

火忽見帳帶自卷自舒如此數四須臾間床前聞狗聲異常舉家共視了不見狗見一死人頭在地頭猶有髮兩眼尚動甚可憎惡其家怖懼乃不持出門即於後園中瘞之明日往視乃出土上兩眼猶爾即又埋之後日復出乃以搏頭合埋之遂不復出他日其母便亡

王綏字彥猷其家夜中梁上無故有人頭墮于床而流血滂沱俄拜荆州刺史坐父愉之謀

常乘此板忽於中流欲沒客大懼友呵之還復浮出仕宦大如願位至丹陽太守在郡經年板忽隨至石頭外司白云濤中板入石頭來友驚曰板來必有意即解職歸家下船便閉戸二板挾兩邊一日即至豫章爾後板出便反爲凶禍家大轗軻今新淦北二十里餘曰封溪有聶友截梓樹板濤牂柯處有梓樹今猶存乃聶友向曰所裁枝葉皆向下生

搜神後記卷八

搜神後記卷九

晉陶潛撰　明沈士龍胡震亨同校

錢塘人姓杜船行時大雪日暮有女子素衣來岸上杜曰何不入船遂相調戲杜悶船載之後成白鷺飛去杜惡之便病死

丹陽人沈宗在縣治下以卜爲業義熙中左將軍檀侯鎮姑熟好獵以格虎爲事忽有一人著皮袴乘馬從一人亦著皮袴以紙裹十餘錢來詣宗卜云西去覓食好東去覓食好宗

爲作卦卦成告之東向吉西向不利因就宗乞飲內口著甌中狀如牛飲既出東行百餘步從者及馬皆化爲虎自此以後虎暴非常晉升平中有人入山射鹿忽墮一坎窅然深絶內有數頭熊子須臾有一大熊來瞰視此人人謂必以害己良久出藏果分與諸子末後作一分置此人前此人飢甚於是負死取啖之既而轉相狎習熊毋每旦出覓果食還輒分此人賴以延命熊子後大其毋一一負之

而出子旣盡人分死坎中窮無出路熊母尋復還入坐人邊人解其意便抱熊足於是躍出竟得無他

淮南陳氏於田中種豆忽見二女子姿色甚美著紫纈襦青裙天雨而衣不濕其壁先掛一銅鏡鏡中見二鹿遂以刀斫獲之以爲脯

晉太元中丁零王翟昭後官養一獼猴在妓女房前前後妓女同時懷妊各產子三頭出便跳躍昭方知是猴所爲乃殺猴及子妓女同

時號哭昭問之云初見一年少著黃練單衣白紗帢甚可愛笑語如人

會稽句章民張然滯役在都經年不得歸家有少婦無子惟與一奴守舍婦遂與奴私通然在都養一狗甚快名曰烏龍常以自隨後假歸婦與奴謀欲得殺然然及婦作飯食共坐下食婦語然與君當大別離君可強笑然未得嗷奴已張弓拔矢當戶須然食畢然涕泣不食乃以盤中肉及飣擲狗祝曰養汝數年

吾當將死汝能救我否狗得食不啖惟注睛舐脅視奴然亦覺之奴催食轉急然決計拍膝大呼曰烏龍與手狗應聲傷奴奴失刀杖倒地狗咋其陰然因取刀殺奴以婦付縣殺之

晉太和中廣陵人楊生養一狗甚愛憐之行止與俱後生飲酒醉行大澤草中眠不能動時方冬月燎原風勢極盛狗乃周章號喚生醉不覺前有一坑水狗便走往水中還以身灑

生左右草上如此數次周旋跬步草皆沾濕火至免焚生醒方見之爾後生因暗行墮于空井中狗呻吟徹曉有人經過惟此狗向井號徃視見生生曰君可出我當有厚報人曰以此狗見與便當相出生曰此狗曾活我已死不得相與餘即無惜人曰若爾便不相出狗因下頭自井生知其意乃語路人云以狗相與人即出之繫之而去却後五日狗夜走歸

晉穆哀之世領軍司馬濟陽蔡詠家狗夜輒羣
衆相吠往視便伏後日使人夜伺有一狗著
黃衣白帢長五六尺衆狗共吠之尋迹定是
詠家老黃狗卽打殺之吠乃止
代郡張平者苻堅時爲賊帥自號并州刺史養
一狗名曰飛鸞形若小驢忽夜上廳事屋上
行行聲如平常未經年果爲鮮卑所逐敗走
降苻堅未幾便死
太叔王氏後娶庾氏女年少色美王年六十常

宿外婦深無忻後忽一夕見王還嬿婉兼常晝坐因共食奴從外來見之大驚以白王王遽入僞者亦出二人交會中庭俱著白帢衣服形貌如一眞者便先舉杖打僞者僞者亦報打之二人各勑子弟令與手王兒乃突前痛打是一黃狗遂打殺之王時爲會稽府佐門士云恒見一老黃狗自東而來其婦大恥病死

林慮山下有一亭人每過此宿者輒病死云嘗

有十餘人男女雜合衣或白或黃輒蒲博相戲時有郅伯夷者宿于此亭明燭而坐誦經至中夜忽有十餘人來與伯夷並坐蒲博伯夷密以燭照之乃是羣犬因執燭起陽誤以燭燒其衣作燃毛氣伯夷懷刀捉一人刺之初作人嗥遂死成犬餘悉走去

顧霈者吳之豪士也曾送客于昇平亭時有一沙門在座是流俗道人主人欲殺一牟牟絕繩便走來投入此道人膝中穿頭向袈裟下

道人不能救即將去殺之既行炙主人便先割以噉道人道人食炙下喉覺炙行走皮中毒痛不可忍呼醫來針之以數針貫其炙炙猶動搖乃破出視之故是一臠肉耳道人於此得疾遂作牟鳴吐沫還寺少時卒

吳郡顧旃獵至一崗忽聞人語聲云咄咄今年衰乃與衆尋覓崗頂有一穽是古時冢見一老狐蹲冢中前有一卷簿書老狐對書屈指有所計校乃放犬咋殺之取視簿書悉是姦

人女名已經姦者乃以朱鈎頭所疏名有百數旃女正在簿次

襄陽習鑿齒字彥威爲荆州主簿從桓宣武出獵時大雪於江陵城西見草上雪氣出伺觀見一黄物射之應箭死往取乃一老雄狐腳上帶絳綾香囊

宋酒泉郡每太守到官無幾輒死後有渤海陳斐見授此郡憂恐不樂就卜者占其吉凶卜者曰遠諸侯放伯裘能解此則無憂斐不解

此語答曰君去自當解之斐既到官侍醫有張侯直醫有王侯卒有史侯董侯等斐心悟曰此謂諸侯乃遠之即臥思放伯裘之義不知何謂至夜半後有物來斐被上斐覺以被冒取之物遂跳踉匍匐作聲外人聞持火入欲殺之魅乃言曰我實無惡意但欲試府君耳能一相赦當深報君恩斐曰汝爲何物而忽干犯太守魅曰我本千歲狐也今變爲魅垂化爲神而正觸府君威怒甚遭困厄我字

伯裘若府君有急難但呼我字便當自解斐乃喜曰眞放伯裘之義也卽便放之小開被忽然有光赤如電從戶出明夜有敲門者斐問是誰答曰伯裘間來何爲答曰白事問白何事答曰北界有賊奴殺也斐按殺則驗每事先以語斐於是境界無毫髮之奸而咸曰聖府君後經月餘主簿李音共斐侍婢私通既而惧爲伯裘所白遂與諸侯謀殺斐伺傍無人便與諸侯持杖直入欲格殺之斐惶怖

即呼伯裘求救我即有物如伸一疋絳割然作声音侯伏地失魂乃以次縛取考詢皆服云斐未到官音已俱失权與諸侯謀殺斐會諸侯見斥事不成斐即殺音等伯裘乃謝斐曰未及白音姦情乃爲府君所召雖效微力猶用慚惶後月餘與斐辭曰今後當上天去不得復與府君相往來也遂去不見

搜神後記卷九

搜神後記卷十

晉陶潛撰　明沈士龍胡震亨同校

長沙有人忘其姓名家住江邊有女子渚次澣衣覺身中有異後不以爲患遂娠身生三物皆如鯷（音提）魚女以已所生甚憐異之乃著澡盤水中養之經三月此物遂大乃是蛟子各有字大者爲當洪次者爲破阻小者爲撲岸天暴雨水三蛟一時俱去遂失所在後天欲雨此物輒來女亦知其當來便出望之蛟子

亦舉頭望母良久方去經年後女亡三歲子一時俱至墓所哭之經日乃去聞其哭聲狀如狗嗥

安城平都縣尹氏居在郡東十里曰黃村尹佃舍在焉元嘉二十三年六月中尹兒年十三守舍見一人年可二十許騎白馬張繖及從者四人衣並黃色從東方而來至門呼尹兒來暫寄息因入舍中庭下坐床一人捉繖覆之尹兒看其衣悉無縫馬五色斑似鱗甲而

無毛有頃雨氣至此人上馬去迴顧尹兒曰明日當更來尹兒觀其去西行躡虛而漸升須臾雲氣四合白晝爲之晦暝明日大水暴出山谷沸湧丘壑淼漫將淹尹舍忽見大蛟長三丈餘盤屈庇其舍焉

武昌虬山有龍穴居人每見神虬飛翔出入歲旱禱之即雨後人築塘其下曰虬塘

吳興人章荷者五月中於田中耕以飣置旅裹每晚取食飣亦已盡如此非一後伺之見一

大蛇偷食苟遂以錣斫之蛇便走去苟逐之至一坂有穴便入穴但聞啼聲云斫傷我其甲或言當何如或云付雷公令霹靂殺奴須臾雲雨冥合霹靂覆苟上苟乃跳梁大罵曰天使我貧窮展力耕墾蛇來偷食罪當在蛇反更霹靂我耶乃無知雷公也雷公若來吾當以錣斫汝腹須臾雲雨漸散轉霹靂向蛇穴中蛇死者數十

吳末臨海人入山射獵爲舍住夜中有一人長

一丈著黃衣白帶徑來謂射人曰我有讐尅明日當戰君可見助當厚相報射人曰自可助君耳何用謝爲答曰明日食時君可出溪邊敵從北來我南往應白帶者我黃帶者彼射人許之明出果聞岸北有聲狀如風雨草木四靡視南亦爾唯見二大蛇長十餘丈於溪中相遇便相盤繞白蛇勢弱射人因引弩射之黃蛇卽死日將暮復見昨人來辭謝云住此一年獵明年以去愼勿復來來必爲禍

射人曰善遂停一年獵所獲甚多家至巨富數年後忽憶先所獲多乃忘前言復更往獵見先白帶人告曰我語君勿復更來不能見用讐子已大今必報君非我所知射人聞之甚怖便欲走乃見三烏衣人皆長八尺俱張口向之射人即死

元嘉中廣州有三人共入山中伐木忽見石窠中有二卵大如升取煮之湯始熱便聞林中如風雨聲須臾有一鵝大十圍長四五丈徑

來於湯中銜卵去三人無幾皆死

晉太元中有士人嫁女於近村者至時夫家遣人來迎女家好遣發又令女乳母送之既至重門累閣擬於王侯廊柱下有燈火一婢子嚴粧直守後房帷帳甚美至夜女抱乳母涕泣而口不得言乳母密于帳中以手潛摸之得一蛇如數圍柱纏其女從足至頭乳母驚走出外柱下守燈婢子悉是小蛇燈火乃是蛇眼

晉咸康中豫州刺史毛寶戍邾城有一軍人於武昌市見人賣一白龜子長四五寸潔白可愛便買取持歸著甕中養之七日漸大近欲尺許其人憐之持至江邊放江水中視其去後邾城遭石季龍攻陷毛寶棄豫州赴江者莫不沉溺於時所養龜人被鎧持刀亦同自投既入水中覺如墮一石上水裁至腰須臾游出中流視之乃是先所放白龜甲六七尺既抵東岸出頭視此人徐遊而去中江猶回

首視此人而没

搜神後記卷十 終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搜神後記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初版

撰者　陶潛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D六一六四